今天：請午飯必有午睡

「唉，總算完成了這一次大戰！」小二在昨晚宴客回家後，同我浸浴時，忽然感嘆：「眞是如臨大敵。太晚了，明早再打電話去台北。」我忽然發現她這半個月，一對乳球增大了至少百分之四十！而且，淺紅的櫻桃，和突起一層的乳暈，圓整也擴大了，比一元硬幣還大了一圈。我托住她道：「你可感覺你有變化了？親愛的！」她頓時紅了臉，湊過來捏住「我」——「但男人怎麼沒有變化呢？」說時伸出紅滑的香舌來，直伸入我口。唔唔地吻着，然後急忙出浴，取大毛巾來，兩人乾了身子。

我們上了床，乘着火勢，好好地她用台北、也就是巴黎風吻我的身子，然後她上馬開跑。儀態萬千，欲仙欲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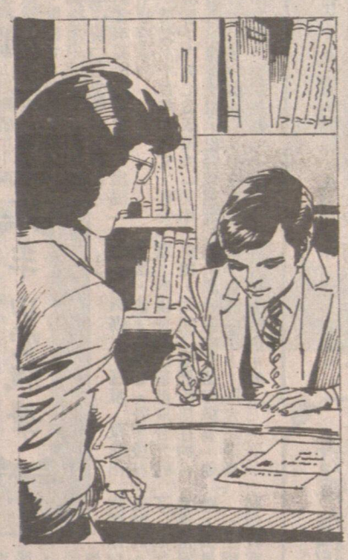
「怕已經有了啊，不要太放肆！」我要她緩一點，但她不理，竟一開頭就放頭直衝，而且以跑九七五最短程，衝過了終點，口啜住我熱吻不放。我呢，依然故我——「好！現我慢給你快樂！」一邊講十一世紀譯到法國，再譯到英國的古阿剌伯的「香花國」——如何吃了脂油煎蛋黃，能日夜廿四小時，那公主與壯大的情夫，兩身不分。

「我要你給我，我要你作爸爸！」她第二次高潮又起，很放胆地「小死」過去，我在這剎那，也和她同告而小死。我們雙雙緊貼睡着了。早晨，我不許她早起：「小乖，我去上班了。中午你須一個人在家吃飯，下午寫信。我想你跟朵娜姊通個電話，一齊快去三越選聖誕卡。下午五點你們來寫字樓。」

她閉目伸口求吻，我獨自晨浴，匆匆返工。十一點接小周電話：「一點前來吃午飯，你一個人。」——「好！」我慚愧，環境已不能分身。早餐是女廚弄的，她還我將一杯有腥氣清湯飲了，可能有鹿茸粉末。波姬送來年結，止於十二月十五的。

「她們今年這麼多？七個月？」我驚訝笑道：「波姬，你今年聖誕禮包可了不起啦！」

「現在正辦尖沙咀南區的計劃，金巴利道口轉角，我想沒理由空在那裡。」我忙止住她：「我懷疑會拆建，不要動心吧。兩邊一條綫的新店，並不看好。」她承認我的猜測很對。我叫她直接寄去九龍塘，周袁現在香港。她們平均一億港元，有月息分半，三個月四分半——四百五十萬。大量存歇去銀行，也不可能三個月結給一次利息，今年同她倆可能午睡。



三一：木屐店的老三

金池塘酒家的屏風小房間裡，喝酒吃菜的關森林，他原本沒興趣聽老馬的什麼懷舊與追憶往事，但是聽了幾句，他被吸引，因爲故事裡有他姐夫錢寶新，也有兩個姊姊。

即使理髮店老板陳老山，他也聽得入神，且經常發出笑聲。他從上海來到西區石塘咀，在一家叫京滬理髮室做學徒，已三十八年。他一直在西區，後來自己開店，娶妻生子。可以稱得上老石塘咀。樂寶山、錢寶新當然認識，他過去曾替他們剃過頭，在理髮椅剪，他曾和兩寶都談得投契。

當老馬以他中氣十足的語調講到兩寶，不是三寶與木屐店的兩個女兒關美瓊、美卿來往玩樂，森林神色活躍，後來還哈哈笑。他呼一啖酒，打斷話題高聲說：「老馬兄，你說的木屐店是——」

「關錦記！」

「對了，那是我爸媽開的木屐店！」森林欣然說。

老馬一再打量森林，說：「我常走下樓去帮忙，那時好漂亮，初時好駡東之間有些少不愉快，自己搞。」

森林曰：「準備幾時搞呢？」

胡雲曰：「四月份，我準備搞一場勁賽，有鬼佬有泰仔！」

森林曰：「胡生，何以有些泰仔，黑黑瘦瘦，咁好打呢？」

胡雲曰：「第一係泰仔命賤，第二係訓練有素，其他拳手，好難打得贏佢。」

森林曰：「胡生，希望以後睇你精采賽事。」

胡雲曰：「森林小姐，到今日我可以話你知，我哋間黑迎你們！看，大衞也來了。」

女婿大衞過來，與岳父握握手，繼而在岳母臉上吻一下，弄到呂太臉也紅起來。

兒與媳也入來了，一家人歡歡喜喜的見面，一行六人，推了行李，出了機場，大釗與大衞去停車場駕車來，女與媳留下來陪着兩老。

芳芳道：「大釗本來想你們下機就立即接你們回家的，我說，你們舟車勞頓，還是休息一下比較好一些。」

呂良輝道：「這裡到你們住處有多遠？」

芳芳道：「搭飛機要個多小時，自己駕車，大約要行六、七小時車程才能到。」

呂太道：「這不是遠過去廣州，原來機場距離住處這麼遠的。」

安妮道：「不是機場距離遠，那是第二個埠呀。回我家更遠，由大嫂處去我住處，也要駕車三小時。幸而有飛機，半小時就可以抵達了。」

兒子與媳婦，打手作勢，着他們由橫邊門口出去。

呂氏夫婦透過自動門出去。女兒芳芳就摸過來：「老寶，媽咪，歡